

书海一瓢

在家的异乡人——杨沐散文的故乡主题

徐 峙

故乡是文学创作中一个永恒的母题。所谓故乡问题，其实是人与自然的异化与分裂问题。人孕育、诞生于自然，原本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当人从自然中走出，开始征服自然之路，那曾经分娩了人身体、成为回不去的故乡。而自从有了故乡意识，人便不可避免地被抛入了他乡。故乡与他乡、出走与回归、分裂与寻找，从此成为人无可逃脱的宿命。正如任洪渊所说，人与自然的异化与分裂，这是人与生俱来的“第一重分裂与悲剧”。

尽管“故乡”是一个有母性意味的词语，但长期以来父系社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强大传统，却让女性从一出生就面临着失去故乡的尴尬。在漫长的历史中，故乡的主题几乎多是由“他”书写，而“她”也成了先天无乡的“她”后天强加的故乡。作为以女性书写而闻名的作家，杨沐敏感地捕捉到了传统在“故乡”问题上对女性的粗暴。“由于历史、传统的原因，女子有肉体传承血脉的能力，却被隔绝在肉体之外的传统传承；女子

们不被认为可以能动地传承传统，于是，女子的作用始终包含生育（肉体的传承），最伟大的作用就是当好母亲，最动人的故事就是孟母三易其所以择邻，也就是在父亲缺席的状态下替代父职，教育从自己肉体里繁殖出的另一个肉身。”（《寻乡记》）杨沐以揭竿而起的姿态，开始了女性对故乡的追寻。《老母土》是一部令人玩味的作品。仅从题目来看，“老母土”三个字便具有极为强烈的象征意味。“老”指向时间，是厚重的历史，悠长的岁月；“母”指向生命的孕育，是人从母体分娩出来的绵绵不断的血缘关系；“土”指向空间，是人赖以生存其中的自然，肉体永恒的居所。在对吴江老宅高墙、青瓦、霉墙的细节辨认中，杨沐认出了祖母的坚忍，和她“对坚贞洁净气质的近乎偏执的追求”，认出了母亲是如何“从小资产阶级女学生蜕变成承受得起这个悲惨世界任何风吹雨打的女人”，进而“怀着对人生的悲悯和彻底放弃自己的坚强，给我们以最后的后方”。从中，杨沐找到了自己精神气脉的来源。没错，这就

是故乡，这就是老母土，在苦难飘摇的历史中，她以母性独有的包容、善良、坚忍、忍辱负重，维系了家庭的完整、生命的安宁，无论时代、社会多么风雨飘摇，她都坚守着人类后退的底线。纵使你远离她已久，她也能在血液里决定你的气质。

老母土是前世的故乡、血缘的故乡，它也许不能带给人现世的满足感，但它解决了“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换个角度说，“老母土”虽然解决了“我”从哪里来的问题，但它不能带给人精神的归宿。杨沐对于故乡的探寻并没有停留在返乡寻找血缘的层面。“她如果抗拒不了强大的传统，她可以不要这个传统；当她有强大的内心力量，她可以自行选择一个‘她自己的故乡’，对这个灵魂故乡抒发无处述说、无法排解的乡愁。”（《寻乡记》）在解决了“我”从哪里来的问题之后，杨沐要解决的是“我”如何存在，以及“我”要去哪里的问题。她以非凡的勇气，开始了一个女性重新定义故乡的征途。《红楼梦》从“大荒山无稽崖”的宇宙洪荒进入现世人生，最后又回到“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原始状态，这是一个从无到有、再归于无的过程。杨沐重新定义故乡的过程则是以红尘中一个行者的视角观照现实和人生，再向时空和生命的维度展开。在《李蓝的电影》《长途汽车上》等作品中，“我”总是处于不确定的、在路上的状态，不断进行着各种各样的寻找。这是理想主义失落之后的无空虚与再次出发，也是内心处于挣扎、分裂状态的一代人的精神突围。

在反复的寻找与认证之后，西藏最终成为杨沐心中的精神故乡。在这里，西藏自然的原始与宗教的神秘、人性的淳朴与肉体的活力、存在的自由与个体的自我修行，都成为后工业社会人的精神创伤的最好慰藉，也成为精神故乡的重要特质。杨沐向西藏敞开自我，以肉体的感官找回人与自然的原始联系。“在肉体打开之前，感知是从大脑、眼睛和耳朵这些高层次的感觉器官开始的；肉体打开之后，很奇怪，深切地感知，得从触摸、嗅觉、味觉这些低层次的感觉器官开始。对宗教、寺院、僧人的感知，除了眼睛和声音，这时候我得用上触觉，我至少得摸一摸才能将那种气息吸进身体。”（《西藏在上》）而她一旦确认了西藏作为精神故乡，西藏便从一个空间概念变成了生命概念。“西藏和它包容的一切，从此不再只是一方地域，而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存在，是一个家园、一个归宿；她还是

一条路，一条之于我的前路和退路，当有一天我无路可走时，我可以退到这里来，找她，跟她相拥着互相温暖；她还是铺满自身‘魄’的底色，那是金色的、温润的，如我在西藏满目看到的那样，如它赋予大山大河寺院红墙的那样，给我最后的豁然和安宁。”西藏这个精神的故乡指向现世，为此的找到生命的意义，解决我现世如何存在的问题。

然而，就如前文所说的，当人意识到故乡存在的时候，自己便被抛入了他乡。同样，精神故乡诞生之时，精神异乡亦随之而生，人再一次成为了“在家的异乡人”。在《香巴拉》中，“我”在西藏游荡了许久之后最终发现，宗教并不能拯救自己，反而是“在一切的深处，可能就是那个香巴拉”。《红楼梦》在重新定义故乡的过程中最终感悟到“无立足境，是方干净”，生命起源于无，也归宿于无，在这个世界上，人都是过客，岂能反认他乡是故乡。而在杨沐这里，“一切的深处”皆是立足之境，皆是故乡。所谓的精神故乡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地方，它可能什么都不是，也可能什么都不是。它是无处不在的“有”，也是先于人本身而存在的“无”；是不在之在，也是存在本身。它指向未来，解决我到哪里去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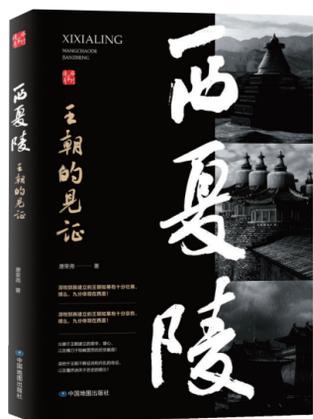
精神的故乡其实无处不在，那么“万物皆备于我”，人重新找到了与自然、与宇宙万物的同一性。因此，当汶川地震发生的时候，杨沐的身体也发生了一场地震。“浅睡里，我再次看到自己开裂的胸膛，骨头是白的，肉是灰白的，像钢筋混凝土；我看见自己的身体像废墟，肋骨是横断瓦砾中的梁椽朽架，四肢像破碎的水泥柱，被炮击过一般，东一个，西一个，暴露横陈。”（《内腔里的地震》）。大地上发生的震动与人的身体血肉相连，生命重新成为大地本身，那是人与自然在长久分裂之后的回归，真正的回归。这种回归的结果便是，万事万物的快乐都是“我”的快乐，万事万物的悲伤都是“我”的悲伤。如维摩诘一般，当世人都还活在痛苦里，自己岂能独自享乐。“我的眼睛、耳朵、心脏、大脑以至整个内腔装满了别人的苦难，它对我的内心世界和价值观产生地震般的改变，至少让我走出书斋，放眼体察别人的痛苦，并在需要时，伸出自己的手。”（《内腔里的地震》）杨沐不再只关注自己的个体存在，而是以悲天悯人之心去体察社会，感受人生。这一个女性思想的化茧成蝶，也是一个作家的精神涅槃。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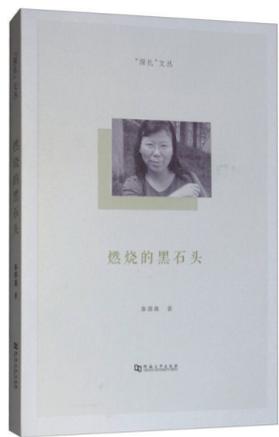
桃李天下



**沈习武**为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届高研班学员，其儿童文学作品《小象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书中主要探讨了当美丽的环境被破坏后，小象粉粉失去了家园，如何寻找爸爸妈妈，与五颜六色的小象们团聚的故事。作品深入儿童的世界，纯真、温暖而颇有启发。



**唐荣尧**为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二届高研班学员，其作品《西夏陵——王朝的见证》近期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该书以西夏陵为着力点，探寻陵墓地下的秘密和地上的史实，通过陵墓的前世今生讲述西夏王朝的辉煌历史，以及西夏陵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故事。对于研究西夏陵、解读西夏史都颇有价值。



**秦涓淼**为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其散文集《燃烧的黑石头》近期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作者参与河南省委宣传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项目在平顶山煤矿6矿蹲点一年认真体验生活、辛勤采访创作，取得的一份收获。书中收录近百篇散文反映矿工生活与生命状态，抒写作者深入生活的见闻、体验与感悟。全书内容清新、情思纯净、文笔动人、隽永自然。



鲁镇 白描

我的爱，与你无关

吉建芳

打开电脑，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敲下一些文字。它们既不是被针扎后瞬间疼痛的呐喊，也不是一口青杏酸涩的唏嘘，更非火鸡面难以承受的辛辣，更不是大白兔牛奶糖的甜腻。摸爬滚打了一些年月，方才悟出一个其实很浅显的道理：艺术创作源于生活但远远高于生活。生活就是生活，你不可能也不应该把它原原本本地呈现出来，既不去掉枯枝烂叶也不清洗泥土浮尘，然后就称其为艺术。更多的时候，需要将一些人和事装进时间的坛子里密封发酵，直至某一天的某一刻，一股清幽的暗香隐隐地蔓延开来。

往返于两座城市之间，来回十余个小时的车程，我完全沉溺于一本名曰《心若琴弦》的书中不能自拔。其间，数次被打扰时抬起头来，茫然又困惑地看着眼前的拥挤喧嚣，甚至有些犹疑和错位，有些无法相信，甚至不能相信。不是在与同龄的她，一起回溯那

些生命过往的感动和美好吗？怎么可能“穿越”至此呢！

从目录前面的两个文字，到作者缀在全书最后的那些感恩感谢念，我一字一句句句全都认真读过。当然，由于职业习惯，对文中一些字词的使用还有些微足可忽略不计的异议，这些丝毫也不影响我对作者心中大爱书写的由衷钦佩，对作者字里行间细腻情感的真诚敬意，并为作者不甘不屈顽强抗争的可贵精神深深折服。

散文作者大都逃不过成长经历的各种叙述，无论山重水复还是柳暗花明，那样的文字往往很难出新出彩，多起于作者的念旧止于作者的书写。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那些作者书写得不好，恰恰是因为许多作者写得太好了，反而让人在读完之后，除了在心底暗暗“哦”一声之后便所剩无几。更多的时候，我希望阅读的作品不但在阅读时能有所获，

在掩卷之后还有回味无穷的可能。很显然，这部作品是值得反复玩味的。作者收放自如拿捏有度，追述往事却并不耽溺，写人叙事亦夹叙夹议，沿着时间的河流逆流而上，亲朋、矿山、牧场、寺庙、水房、信天游、壁画、佛香……枝枝杈杈丝丝蔓蔓，让你有似曾相识之感，恍然以为它们既是作者的也是你的。其实不是！它们仅仅只属于作者，是独属于作者的“那一个”，而你仅仅被牵引着走入了这片迷人的领地。

我醉心于书中的那些文化散文，跳脱一些所谓“大散文”的散，文字绵密紧凑滴水不漏，作者的真情实感和各种资料严丝合缝，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缜密织锦而非积木或拼图。我以为，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汪彤的写作从生活到职业，再到业余爱好，虽然作者有多个身份，但我更喜欢其中一篇文字对作者的这个称呼。两年前的秋

冬，我和她相遇在鲁迅文学院中青年作家高研班，我俩的宿舍仅一墙之隔。更为幸运的是，我们拥有同一位辅导老师。志趣相近，气味相投，慢慢就走近了一些。只是那时的我仍旧把自己层层包裹，只偶尔流露真情。回首往昔，发现照片上跟她在一起的表情是放松的自然，偶尔离校，唯一黑夜送我到出租车上的竟是她。然后，然后的然后，发现原来我们生命历程中也有其他一些相似或相近之处。

感恩生命的馈赠让我们相遇、相识、相知。如果可以，请让我们将无尽的思念深埋心底，朝着各自的目标继续前行。不是不想见，实在是无法忍受相见后的再次别离之痛。

“安，晚安！亲。”在这个暗夜，请让我默默地为你祝福。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三届高研班学员）

昨夜西风凋碧树

徐春林

对于我们这些从事写作的人来说，神灵是从希望的光开始的。民间有敬天地神灵的习俗，老百姓统统把家里好吃的东西搬出来。朝着天地祭拜，便能感受到逍遥和幸福。

昨夜西风凋碧树时，我在鲁院记述日子。不经意地拿起袖旁的小说来读，至于谁的小说，我从来不看作者的名字。我计划着用一个春天和夏天的时间，把这些文字全部读完。我给自己做了个简单的计划，同时也对自己的写作做了个设想。

“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我寻思着，是不是因为神灵可以改造神秘的恶鬼。一滴水是神灵，也是一把钥匙。很多人漫不经心地聊着神灵的时候，脸上会浮现出各种各样的颜色。这里面分信徒和道士，也有普通的人。我在读俄罗斯作家普里什文作品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会对他笔下的自然文学有所善待，从而领会自然的一滴水也有三尺神灵。风声潺潺的时候，水边的榛林沐浴着阳光，吐出金黄色的花穗。我以为那不停鸣叫的声音，即便是神灵的低吟。它告诉我们，神灵是从日出中来的。

我一直思量着，一篇好的小说如何书

写。神灵会是小说的灵魂吗？我对小说的探测，就像是猎人狩猎，一场恰到好处的猎食。不彻底计算清楚，所有的意想就会和生活黏合在一起，很难准确地辨析出来。好的小说是随物赋形、信笔挥洒、不拘一格的。到了晚上，神灵会到处飞，进入一滴水中，随音赋形，多变而又永恒。水能融化自然景象，也能私人化的情感，能够勾起人的精神和书写的温度，而且还有一些科学趣味。我想，这便是小说的秘密了。神灵仿佛不是太阳，也不是月亮。它是小说中小人物的日子，是一个好日子里的谜，也是假设的成分，还是神意恍惚的眼睛。

我对神的理解，一直是乱头发的。像条野生的河流，有它自己的流向。我平生还没有追寻过神灵，尤其是神灵的奔跑让我很新奇。遗憾的是无论我怎么寻找，都没有发现神灵的印记。我以为在通往神灵的道路上，有一道铁栏挡着我的去路。我因此而做过搏斗，但没有获得过胜利。我想，这也是我未来需要克服的困难。

鲁三六同学刘萌萌与我聊一些话题，其中难以避免地谈到神灵。她喜欢倾听，在沉默无言中交流，更为我所理解。她的散文平淡淡淡，却总能把人推进去。构思十分美

好，语言变幻无常。在她理想化的一些证据面前，与周边的人和事彼此相知。她问我，这世间真的有神灵吗？“刚刚有神灵来过。”因此而被我动摇了她的内心。

我觉得神灵是无解的，是自己眼冒金星。

在鲁三六高研班，有几位奇妙梦想的小说家。他们一度用焦虑的神情扮演着自己，又会用败落的景象把自己掩盖起来。我推测，在他们的小说里有一个神灵的口袋。

我时常以为小说里的人是从很深、很漫长的黑夜中成长起来的。他的骨骼是从宇宙深处弥漫而来的，他在神灵的指引下重新轮回着一个黑色的夜，又会从黑夜的深处走来不死的神灵。神灵是很难猜测的雷雨，也是渐渐静息的夜晚。水里有诸多分子、原子、中子、粒子、量子，有很多的分解、融合、叠加、拆离，这些光怪陆离的东西，有机地补充和嵌入，建立起复杂精微的空间感知方式，从而形成视觉和听觉的自然。

我读过末尾的《完美的七天》，他的小说里就有这些本领，而且是我所喜欢的，按照自然世界的模样，给人以滴水穿石的魔力。

贝西西的《向老虎诉苦的人》，不是彻骨奇寒，就是细雨霏霏。杨芳、郑在欢、小托夫、王刊、翟之悦等，都是与神灵面面相觑的人，他们都各自有自己的算盘。

尤其是在读末尾、贝西西、杨芳的小说时，我能感觉到满脸胡子的神灵。从个人的身体感知系统出发，从经验到抽象，从细节到总体，感知时间与空间，感知命运与未来，感知知识与经验，也是感知人所根植的文化和地域的深度。

在中国文学史上，神灵和文学就像湖里的鱼和水。也许大地上一切的神秘都会随时间的消逝而消失，而神灵不会，即便街道没了车来车往，林荫树下没有了鸟雀飞翔，仍然还会有得意洋洋的神灵。它是自然界万物的一种，在三尺地面之上，也在之下。

黑夜里，当你在文学的林间行走时，你会发现每一滴水的力量是无比巨大的，它会像艺术，巧妙地摆脱着困境。又像是长在背脊上的一棵树，伸伸脖子会向四面八方畅游冥神。

昨夜西风稍微安静些的时候，我看见神灵和水一样从天上慢慢地滴下来。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六届高研班学员）